

平平凡凡的火頭僧

鄭僧一

倓虛法師說：「不愁無廟，只愁無道」。這句話開拓了我的思路。末劫時期，「只愁無道」的，寥若晨星，疏疏落落。人是社會一份子，不能離開眾緣而生存，因之要盡其責任，互相成就，象負十斗，蟻負一粒，任力所能，除了自利之外，對社會反饋，才不失今世為人的意義和價值。

青島湛山寺有一比丘，臨終時向同修們辭行，應眾所請留言：「能說不能行，不是大丈夫！」「火頭僧」保賢法師（一九〇九—一九八七）倡導「青年需要佛教，佛教需要青年」，畢生將全副身心奉獻給佛教和社會，「普為有情，淨涅槃路」（《大般若經》最後分），作清道夫，廣度有緣，可謂說到做到。古德有言：「人皆含靈，惟勤誘致」。如今火頭僧圓寂了，如楚石梵琦禪師所說：「話頭拈起知音少，留與人間作楷模。」遺下香港歷史上自一九六三年倓虛法師荼毘之後，第二次發現，復獲大量的舍利（見《內明》第一八八期，《香港佛教》第三三〇期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）；親

手培養的一羣佛教新青年；和長期為《香港佛教》撰寫，力倡社會福利事業，濟劫濁、破邪山，貫穿古今、洽聞強記的文字。我此生也與青年結不解緣，喜愛其絕假純真的童心；與火頭僧也師也友，道合披心，還可附蘇東坡之雅，攀稱「宗兄法師」——由他學生能榮的《火頭僧傳略》（《南洋佛教》第二二三期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）和寄給我的原稿，始知上人乃山東省東平縣鄭氏子。

一九五八年我們準備來美，倓虛法師高足，《影塵回憶錄》記述者，方外友大光法師說，倓公要於我們離開香港之前一見我們姊弟，在九龍中華佛教圖書館午餐，並約同優曇法師。我在香港九年，緣慳一面，遂欣然拜命。約定之日，大光法師一早就來山村台寓所，至渡頭會優曇法師一同過海。用齋時尚有一僧默默就座，未經介紹，一派書生氣質，心儀之下，似曾相識。飯後老法師給我們開示，一談就兩個鐘頭，雖年逾八十，聲如洪鐘氣如虹，特別強調佛教的中心問題「修行」二字，其義深遠，說來容易，行之匪易，要在隨時隨地著力修改行為，精勤不懈，洗滌心垢；

又親切賜予其手書所賦《釋迦夜睹明星悟道》偈作。別時依依，留下淡淡哀愁；連優曇法師本來想向他老建議出家人須具高中程度，免落當時其他宗教後頭，也打退堂鼓了。

後來在美與香港道慈佛社楊日霖居士通信中，得其指示，道慈請到保賢法師，筆名火頭僧，博學高行，任何問題，可直接請益；還提到法師組織青年中心，希望我能帮他取得基金會贊助。我們於《香港佛教》欣慕火頭僧道德文章，以是因緣，蒙上人我不我退棄，書信中提及邂逅兩度，一在東蓮覺苑，一在中華佛教圖書館，始恍然如夢初醒。憶先師定西上人蒞東蓮覺苑講經，我們姊弟早到拜謁，其時法師旁立，清癯若畫中須菩提，和霽如春風，謙和道範，深入蓬心，惜時間匆匆，未及交談。當我們正在整裝就道時，楊老的女兒，小朋友慧玲時有愆惠去道慈聽某某法師講經，終未一行，此所謂佛法難聞，善知識值遇難，親近善知識復難，還幸不乏文字之緣。

上人書簡悉用毛筆，惜墨帶焦，氣誼坦蕩，心光照人；尤其發表過《問題楞嚴》，稱譽為「佛學概論」，強調「因地」要真，不真其果必迂曲，給我們銘心的啟示，受用無窮。加拿大性空法師，一九六七年當其在紐約大覺寺時，以磨墨練字為常課，告訴我們，練字攝心，靜下來也有禪味，保賢法師連航簡洋紙也用毛筆，有人獻議洋紙用洋筆省事，方便得多，却微笑說，我是中國人，這是傳統文化，不能「決裂」。時當文化大貶值，「一代盲狂野化中」（香港《人生雜誌》王道詩），法師熱愛祖國文物，我聽後深受感動，而想起李商隱玉谿生《後蝨賦》：「衣緇守白，髮華守黑，不為物遷，是有恆德；小人趨時，必變顏色」。

《法華經》云：「佛種從緣起」。在大覺寺與創始人樂渡法師言談中，得知上人去香港的機緣。當年香港計劃創辦佛教刊物，需要人才充實內容，俟公特地想方設法，由上海召喚至香港，儲材為用，在中華佛教圖書館博覽羣籍，服侍他老膳食。哎呀，原來

我們那餐飯竟是上人親手調製的，緣分之大，何以自竭！清人俞樾說得好：「萬人如海浩無邊，身作飄飄不繫船，相守百年都是夢，偶同一飯莫非緣」。能榮於《傳略》中提到「法師在滬，時與巨贊、林子青、小羅諸人到佛教青年會隨喜」，可知上人與青少年，其緣有自。

《香港佛教》全盛時，每期翻開第一頁即見火頭僧文章。上人國學有根底，聰察嗜學，文物典故，史實軼事，拈來即是，探本溯源，有放曠發蒙之助，尤其下筆之前，考慮到一般讀者所接受的程度，平平實實，使刊物流通於東南亞各地，起到良好反應」（《香港佛教》同上，《編者的話——回顧與創新》）。《法華經·方便品》提示曰：「劫濁亂時，眾生垢重；慳貪嫉妬，成就諸不善根故」。若並其遺稿，擷其精要，整理成書，將不失為可以陳於今而垂於後的惺世讀物和有價值的參考文獻，反映時代的風貌和作者的思想，直道如弦的道心。

唐·劉禹錫《謁枉山會禪師》詩說：「覺路明証入，便門通懺悔」。禪、懺並行，不相留礙。五代永明延壽禪師「晝諷蓮經夜坐禪」，設普施餓鬼法會。上人學宗天台，兼修禪法，也做《三時繫念佛事》，推崇中峯明本禪師的荐拔悲願，諄諄切切的感人辭藻，介紹我閱讀。由此知道法師以先度生、後度死為家務，文章中規勸莫「趕經懺」，惟恐淪為形式化，「以憫世之熱腸，為惺世之冷語」，陽擠而陰助之深意；免貽「古人唱歌兼唱情，今人唱歌惟唱聲」之譏（白居易《問楊瓊》詩）。

我與紐約光明寺壽治老和尚談起這事，他老說，「當年靈岩山印光法師反對趕經懺，人家都要告他一狀」。還風趣地補充道，「出家人也要吃飯的，他們嘴巴肯唸出來就好了」。老和尚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在五台山碧山寺閉關三年，「踵息無聲不厭深」地刺舌指血書寫全部六十餘萬字的唐譯《華嚴經》，毀於文劫。火頭僧文章記述抗戰結束時，他老於上海普濟寺飯宿供養北方逃難

僧衆，來者不拒；可謂「信施之食」，能受能捨。五代吳越王錢俶崇佛，造廟飾像，也云：「桑門取給十方，何以產爲！」太虛法師說：「若個人的財物有所餘，可隨時施人……這才是真正出家的僧格」。

初，上人有意引導我勤修定慧，靜心去惑，有疑難處，「當於靜坐中得之」。真慚愧，「鄙人愚闇，受性不敏」，所謂智者得魚忘筌，愚者因象覓意。一九七〇年我們在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，家姊偶得《佛州映山紅》美術明信片，其花妙麗，遂賦一絕，附片呈火頭僧：「露浥華明麗照人，蜂吟蝶舞勝因親，拈來便覺三摩地，何必靈山遠問津」。荷上人垂答，以妙湛的構思，平易的筆墨，顯示自覺的內容，予人以一種無盡的境界——《讀烘雲詠華詩，心喜之餘，信筆步韻，聊以奉和，其間平仄不論，只寫我之所見》：「一片天機笑迎人，平分春色莫疏親，只因心坦如大地，靈山無需遠問津」（見《海潮音》五二卷，一九七一年二月及十一月號，鄭烘雲《佛州小草》）。佛家以華喻法，以地喻心；「禪機電決，迷妄俱照」，心光明亮，徹見大千，如永明開墮薪聲契悟：「山河並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」。《華嚴經·兜率宮偈讚品》云：「正覺超語言，假口語言說」。我今謹以蘇東坡《吉祥寺僧求閣名》詩，聊爲清淨供：「過眼榮枯電與風，久長那得似花紅，上人宴坐觀空閣，觀色觀空色即空」。

《法華經》言：「忍辱無瞋，志念堅固，常貴坐禪，得諸深定」。《報恩經》謂「人生世間，禍從口生，當護於口，甚於猛火……猛火燒世間財，惡口燒七聖財，口舌皆鑿身之斧也」。飽受譏讒貶謫的劉禹錫說：「吉人寡詞，君子無爭」。能榮稱「法師透悟弘一大師語」何以息謗，曰無辯。我也崇拜弘一法師，汪汪其量，澄波萬頃，如黃梅弘忍禪師「緘口於是非之場，融心於色空之境」，與蘇東坡「譬之候蟲時鳥，自鳴自己，何足爲損益」（答李端叔書）。東坡《後怪石供》云：「參寥子曰……夫幻何適而不可

。舉手而示蘇子曰，拱此而揖人，人莫不喜，戟此而詈人，人莫不怒，同是手也，而喜怒異，世未有非之者也；子誠知拱、戟之皆幻，則喜雖存而根亡」。杜甫有《寫懷》詩：「萬古一骸骨……忘情任榮辱」。在現實主義的美國，具代表性的《時代》週刊，前幾年每期卷首也必先來一篇數風流人物的《而今安在哉！》（直譯爲《他們現在在那裏》）。事實告訴我們，人生一聚塵，榮樂止乎其身，排擠毀斥、諂曲阿諛皆幻也。

天親菩薩說：「罵者有二種，一實，二虛；若說實者，我應生慚，若說虛者，無預我事，猶如響聲，亦如風過，無損於我」（見《覺世》旬刊一〇九二期）。了知「五蘊皆空」，人我一相，離諸煩惱，在精神上便脫離「一切苦厄」。梁僧祐《出三藏記集序》云：「道由人弘，法待緣顯，有道無人，雖文存而莫悟，有法無緣，雖並世而弗聞」。元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形象化地比事引喻曰：「日月照天下，不可語瞽盲，雷霆碎山岳，聾者未曾聽」。

《華嚴經·賢首品》偈云：「菩薩種種方便門，隨順世法度衆生，譬如蓮華不著水，如是在世令深信」；又曰：「雅思淵才文中王，歌舞談說衆所欣，一切世間衆技術，譬如幻師無不現」。上人以冰霜之操自勵，「名位未曾霑」（《佛州小草》輓大覺寺比丘尼寂光老菩薩詩），甘淡薄、受枯寂，長遠存高節，經霜松更青。當年優曇法師領異標新，於東蓮覺苑寶覺學校排演過佛教話劇，得《香港佛教》稱揚讚頌，惜未復聞。後來火頭僧在道慈學校和青年中心，隨順機宜，更以康樂活動，權巧方便，提携接引青年稚子，誘發自性，莊嚴人格，編導《目連救母》等佛教倫理話劇，免費招待各界，歷有年所，得到好評。

一九八七年春法師雖身患絕症，「仍爲弘法而自強不息，負責本屆香港佛教弘法週各項活動」（《香港佛教》同上）；此《莊子》所謂「怵惕之恐，忻懼之喜，不監於心」，達磨所謂「安心、發行」，心定如壁，逢苦不憂，得樂不喜。在佛教醫院病床上，還爭取

在有效的時間裏，「強搖筆桿」，遺稿逾百，復指導門生們為香港佛教醫院擴建義演。按照台大醫院護理督導曾幸玉的話說：「醫院是行六度萬行的菩薩道場，在那兒有無邊的眾生需要救度，有無量的未來佛在為我們說法……」（《覺世》旬刊一〇九三期）。這樣深歷感受、善巧思維的話，足以啟迪人們的心靈，喚人猛醒回頭。《梵網經》卷下曰：「若佛子見一切病人，常應供養，如佛無異」。火頭僧始則力倡佛教醫院，終而為醫院籌劃義演，念念心繫眾生疾苦——一心辦道，直至火盡燈暗，不捨眾生。

據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香港《華僑日報》，和《文匯報》記者麥慰宗等的特寫，法師臨終前親自寫下喪禮儀式：「歌舞為主，葬之以禮，古樸莊嚴」。《法華經·藥草喻品》言：「又諸佛子，專心佛道，常行慈悲，自知作佛，決定無疑」；上人有深禪定，要孩子們應喜不應悲。孩子們頓失依怙，為報師恩，「哀而不傷」地自編《南無阿彌陀佛》追思歌舞，在靈堂前公祭自演，不啻「蜂吟蝶舞勝因親」，火頭僧於大寂定中必為之鼓掌矣。《法華經·分別功德品》云：「眾鼓伎樂，簫笛箏篴，種種舞戲，以妙音聲，歌頌讚頌」；對這位禪淨雙修的臨濟傳人，於《法華》如數家珍的天台宗四十五世法裔，「愛護青年的法師」，堪稱恰如其分。我心服口服之下，嘆仰火頭僧願無虛發，身體力行，贏得弟子們的尊敬和愛戴。

太虛《心地觀經講記》說：「救濟眾生的佛法，於社會人民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，因之要明白佛法是應隨時機而設教的」。世道衰微，今日美國精神與物質文化脫節，吸毒成風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，教育經費減削；據紐約《新聞日報》特稿指出：毒品充斥校園，武器威脅安全，紐約公立中小學已成學生犯罪溫床（見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《美洲華僑日報》摘譯提要）。今於能榮《火頭僧傳略》中摘錄有關法師與青年稚子的二三事：

法師專注人文發展，經常在物質及精神上照顧離遊附近之

問題兒童，扶養助學，法師毫不吝嗇；受惠者眾；孩子稱為派錢和尚。尤一幼女，法師更資助至高中程度。法師說：「眾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即可成佛。然不經善緣誘發，眾生仍是眾生，無緣成佛」。

又關懷吸毒青年，免於沉淪，誕登彼岸，法師晚年指導青年以「宗教熱誠」代替「藥物」戒毒。有一澳門青年慕名求助，法師招呼食宿。教學佛靜坐，輔以針灸、運動；經數月後，青年康復，法師更介紹工作，助他重投社會服務去。法師住世入世，行菩薩道，承接華僧傳統「為社會服務」。

誠如太虛法師《講記》中所說，「若真正發菩薩心為佛教作事，是以道力去作，是為作事而作事，不是為財產而作事，如此免卻外人的誤解；使佛法清淨住世，給與人類永遠的幸福」。若火頭僧者，可謂於錢財交情薄、緣分淺，約己豐人，實踐「隨順世法度眾生」，幫助需要幫助的人，七聖財就是他的財富力量。猶如寒山子的愛心，愛護稚子，殷勤獎誘：「余勸諸稚子，急離火宅中，三車在門外，載你免飄蓬……」。彷彿若聞其聲而見其人，年代雖異，愛心則一，古聖今賢，永為世箴。火頭僧也曾以寒山子詩研究過寒山子，得非寒山子再來人耶？

《中庸》說：「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，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」。火頭僧艱苦實幹，抱默不矜，培養佛種道芽。而今豪賢雖歿責任在，對我們佛子和關懷世道人心的人們是一種強烈的挑戰：為今世後世，提高人的素質，樹立人的尊嚴。太虛法師說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」。這不僅是說說而已，而是要切切實實以行動來表現的，正如趙樸初《調寄采桑子》詞的歌頌激發：「舉起鋤頭開淨土，無盡莊嚴，頓現人間，寶樹琪花山後前。如來家業須彌重，都在雙肩……」（《法音》一九八七年第五期）。

一九八八年端陽於紐約大學並誌家姊琢磨清供